

盛夏虫趣

虫声新透绿窗纱

张理坤

盛夏来临,酷暑难当。傍晚下班回家,赶紧打开空调,紧闭门窗,似乎隔绝了所有的热气蒸腾,留下满屋的凉爽宜人。忽然风起云涌、雨水淋漓,雨后,轻轻推开厚厚的玻璃窗,清脆的啼鸣突如其来:咕呱呱、叽叽喳喳……是蝌蚪、青蛙,或者蝈蝈、知了,远远近近、高高低低,一阵响过一阵,一曲接着一曲,永远不知疲倦。

那是高楼之下公园之畔的护城河。杨柳依傍,绿草如茵,水光清冽、碧波荡漾,自然孕育出许多可爱的生灵,鱼虾潜泳、水鸭游弋,白天自是一道曼妙风景。到了夜晚,缓缓流淌的小河变成了昆虫的狂欢,各种叫声汇

合一处,演绎出多么和谐而动人的乐曲。

烈日炎炎,总让人望而生畏,恨不能逃之夭夭;而宁静的夏夜绚丽而迷人,车水马龙渐渐停歇,大街小巷渐渐空旷,唯有风声水流相互应和,清脆虫鸣此起彼伏。一个人悄悄地行走在昏昏欲睡的城市,一路聆听着天籁之音,内心所有的浮躁烟消云散,连日积累的抑郁化为乌有,这纯粹的自由歌唱仿佛唤醒了沉醉的灵魂,在灯红酒绿的凡俗觅得一份可贵的清醒、片刻的超脱。就这么兴致勃勃地走着听着,忘记了世间冷暖、释怀了人生得失,自己也化作了一只无拘无束的昆虫,盈盈青草间发出独一无二的呐喊,可以身形卑微如尘埃,而豪气若黄钟大吕,充塞天地、震古烁今。

我终究没有七十二般变化的神通,短暂地畅想自然生灵的张扬,回家的路不断延伸,虫鸣协奏曲不离不弃,自始至终伴我前行。前面是万家灯火,那一盏亮如星斗的,就是我梦想的归宿、心灵的港湾。到家了,打开门,温馨、清爽将我紧紧包围,还有一桌子丰盛的烟火、一家四口灿烂的笑脸。窗外的音乐依旧丝丝缕缕透过门窗的缝隙,源源不断地涌进房间,蛊惑着每个人的鼓膜,产生奇妙的共振。

欢声笑语过后,耀眼的灯火次第熄灭,嘈杂的千家万户归于沉寂。温柔的风、炽烈的风一趟趟不厌其烦送来清亮婉转的问候,伏案疾书的作家、设计师们每每停下笔墨,用心捕捉生活的气息,兢兢业业的劳动者们往往放下手头的活计,静静谛享生命的馈赠:这热情奔放、歇斯底里的啼鸣,不正是对孜孜以求、顽强拼搏的生命的最高礼赞吗?

我更加喜欢夏日虫鸣,就像儿时纯真的记忆,层层叠叠的稻黍麦浪、一望无际的绿色田野、奔流不息的九曲黄河,勤劳朴实的先祖辈辈……

清凉的空调房里,我常常挨着飘窗侧耳聆听,那一声声真情的呼唤、自由的歌咏足以抚慰生命里的离合悲欢,让执着的灵魂在每个平凡的夜晚酣然入梦、在每个崭新的黎明引吭高歌!

虫声新透绿窗纱,一曲曲黯然销魂,鼓舞着人们奋勇向前、永不止步。

夏日斗蚊

陈小华

梁实秋先生在《雅舍小品》里说,“雅舍”的蚊风之盛,是我前所未见的。“聚蚊成雷”真有其事!每当黄昏时候,满屋里磕头碰脑的全是蚊子,又黑又大,骨骼都像硬的。但即便是这样,梁先生“仍安之”。可见梁先生宁静淡泊的心性。内心丰盈的人哪怕居于再简陋的环境,过再艰苦的生活也全然不会将其放在心上。

沈复先生在《浮生六记》中也有谈到蚊灾。“夏蚊成雷,私拟作群鹤舞空……又留蚊于素帐中,徐喷以烟,使其冲烟飞鸣,作青云白鹤观。”谈沈先生的这些文字,不禁哑然失笑,苦中觅趣的高人大概只有沈先生为最了。

从小到大,每年夏天的与蚊相处,既做不到梁先生的“淡”,也做不到沈先生的“趣”。面对夏蚊成群,为求安然,唯有一个“斗”字。

小时候,母亲斗蚊最是声势浩大。每到傍晚,蚊子有如群蜂出巢满屋乱窜,“嗡嗡”声不绝于耳。母亲放下手里的活计小跑到屋下首的荒地里割了一大把辣蓼叶来。辣蓼叶架在堂屋的火塘上,下面先铺了一层干松针。点燃干松针,浓烟滚滚而出。这时,母亲又去寻了蒲扇来。她挥舞着蒲扇朝那混合着鲜草味和辛香味的浓烟一阵乱扇,浓烟被撕扯成轻烟,很快铺满了屋里的

每个角落。先前伸手可抓的蚊子被烟熏得四处逃窜,“嗡嗡”声也变得细微而不可闻。只是一家人的呛咳声却此起彼伏,有人甚至还被烟熏得流出了眼泪。

相比母亲,斗蚊,自己长大后外出打工岁月里的斗蚊却是极其温和的。临到夏天,我已备好了蚊香。将近傍晚,租住屋里的蚊香就已经点燃。大概因为地方小的缘故,蚊香的作用十分显著,屋内看不到蚊子的身影。就这样,保了年年夏安,夜夜都有好睡眠。

及至成家有了孩子,妻不准在家里使用蚊香。说孩子小,怕烟熏。她的斗蚊方式成为环保的典范。未及夏天来临,妻便安排将门窗都配了纱门纱窗。每有人开门进出,或是开窗晾晒衣服,妻总是叮得紧紧的,生怕蚊子借机闯进屋来。倘是家里真的出现了蚊子的身影,妻必如临大敌,唤来一家人对其进行围追堵截,直到将其消灭。

由于家里难以避免地时有蚊子造访,妻又给家里的床都安上了蚊帐。再有蚊子出现时,妻也不似以前那么紧张。上床睡觉前,若有蚊子追来,妻也不管不顾,只是把蚊帐拉好,笑嘻嘻地望着帐外说:“你就望帐兴叹吧!”

读蟋蟀

鲍安顺

中国古代,早有“促织鸣,懒妇惊”的说法,晋人崔豹在《古今注》里说,“谓其声如急织也”。这两句话,意思是说蟋蟀的叫声,仿佛织女在飞梭忙碌时,那织布机发出的声响,密集不断,催促得懒妇心慌意乱,惊闻起床。有地方把蟋蟀,也叫成唧蟀、催织、纺纱娘等。北朝《木兰辞》里有“唧唧复唧唧,木兰当户织”,正是此意,那唧唧的蟋蟀叫声,与织布的机梭声,相鸣和唱,是古代劳动的场面,耕织的艰辛时光。

《古诗十九首·明月皎夜光》里写道:“明月皎夜光,促织鸣东壁。”在那皎月夜色里,让你分不清,诗里的促织,究竟是蟋蟀在歌唱,还是织女在艰辛劳作,我想二者皆有,才为佳意。明代朱之蕃诗云:“高韵不缘矜战胜,微吟端欲助机工。”那促织虫儿,伴着织布机声,和声共鸣,让人听得莫衷一是,有高韵迭起,也有微吟低唱。宋代杨万里在《促织》诗中写道:“一声能遣一人愁,终夕声声晓未休。不解缫丝替人织,强来出口促衣裘。”那“人愁”与“衣裘”,都是在促织声里生成的,让人深信不疑的,是那些不劳而获的人,不解劳作之苦,不体察“声声晓未休”的艰辛,衣来张口,实为可恶。诗人杜甫也写过《促织》一诗,诗里有一句“促织甚微细,哀音何动人”,写得绝妙至极。那促织声真实细微,像哀伤之音,低吟轻唱,触及诗人的灵魂,让他哀伤生情,欲罢不能。

北宋书法家、画家米芾,在《水调歌头·中秋》里写道:“砧声送风急,蟋蟀思高秋。”蟋蟀成了情思寄托,有书画大家生性洒脱的心灵奔放,也有他沉思灵魂的高洁心智。李清照在《行香子·七夕》也写道:“草际鸣蛩,

惊落梧桐。正人间、天上愁浓。”那词里的鸣蛩,便是蟋蟀,鸣于野草丛间,惊落了梧桐叶,那是天上人间的恍然梦幻,诗情婉转充沛,情思缠绵悱恻,意境清新开阔。

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小说《炉边蟋蟀》,从一只蟋蟀的低吟声开始,最后以蟋蟀加入一场婚礼的联欢收尾,实为奇绝,结构极妙。狄更斯感慨地说,蟋蟀是小小的家神——人们受苦、悲愁时,它一声不鸣;人们高兴、万事如意时,它又放声歌唱。可以看出来,作者将蟋蟀的生性,与人类的美好感情融为一体,就像中国的“促织文化”一样,悲喜人生,忧乐人性,天人合一,和声共鸣。法国昆虫学家、作家法布尔,在他的《昆虫记》一书里,全方位细致描写了蟋蟀,写到它的叫声特色,发声的器官和方法,卓越的洞穴建造才能,艰难的繁殖能力,皆写得准确生动,富有感情,有人文的倾吐,也有科学的探究。有人说,法布尔的笔法,与中国文人笔下的悲鸣不同,在法布尔看来,那些小小的蟋蟀,有着唱不完的幸福快乐,也有着道不尽的浪漫激情。

我童年时,读过《时代广场的蟋蟀》一书,书里写到一只康涅狄克州乡下的蟋蟀,因为觅食,钻进了野餐盒中,被人带到纽约时代广场的地铁站。书中的乔治·塞尔登,在一个夜晚路过车站时,听到了它的鸣叫,便想起了遥远的康涅狄克州,想起了故乡的炊烟、绿树、碧蓝的天空和收获的玉米。我读后,时间过去近半个世纪了,可是那只书中的蟋蟀,仍常在我耳畔嘹亮地鸣叫。叫得我诚惶诚恐,惊悚心悸,让我沉醉在遥远的乡愁梦境里,思绪绵延,无以复加。

蝉声依旧

路志宽

蝉,是夏天最嘹亮的篇章。

从破土重生的那一刻起,就开始酝酿着一场场节奏明快的演出,不是这一声声高低起伏的鸣唱,仿佛就不能将自己对生活的激情,和对生命的感恩,给淋漓尽致地表达。

读懂一直鸣蝉内心的人,都怀揣着一个夏天。

无数的阳光,都是最美的陪衬,一声声蝉鸣,跃动着整个夏天的呼吸节奏,仿佛这些经典的声音,都是季节写给人间最美的诗句!

蝉,梦一样轻盈的蝉,却是那样的美!

仿佛每一声蝉鸣,都是清风明月的诵读,生活本身不是诗,可就是能够这样诗意地活着,一只蝉的心里,装着一幅最美的画。

活着,就要歌唱,这是一只蝉的信仰!

仿佛只需一声,就能将我们的记忆,拉回到童年的时光;

仿佛只需一声,就能将整个夏天的激情,给火辣辣地点燃。

我不敢想象,没有了蝉鸣的夏天,将会是个什么样子,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虫儿,于树林里田野间庭院中篱落下,播洒着夏天的一地阳光,连那些微乎其微的莹光,都多了几分迷离的美。

蝉鸣声,如同岁月的流水,一路铿锵,一路高歌!

我喜欢在这声声的蝉鸣声里,为自己打开一幅乡愁的画卷,月朗,星稀,蝉鸣,蛙鸣,虫吟,这是一场听觉的盛宴,更是一曲乡愁的合唱,每一个音符里,都飘荡着我灵魂的归宿,和自己在尘世间的根。

如同一枚别样的胎记,刻印在自己的身上,一生都无法抖落。

黧黑的身体,小小的个头,却能发出如此嘹亮的叫声。

一声声的蝉鸣,总能为你打开一场夏日的风暴,我不知道,要心怀怎样的挚爱与信仰,才能这样不知疲倦唱响这生活这生命的歌。

在一声声的浅吟低唱里,流淌出音乐的流水,宛如一支咏叹调,在人们的心灵上,书写出一首生活的歌儿。

从你最初的声响里,我读出的是童年的记忆和美好的乡愁,仿佛自己的童年记忆里,总会有一只只鸣蝉在飞翔,在歌唱,在用它们那嘹亮的叫声,激荡着我们不安的心灵,和追梦的脚步。

面对一只蝉,让我坚信,谁说一个弱小的生命,就不能发出震撼的呐喊,不信,蝉鸣声响起,总会有一场心灵的风暴,汹涌澎湃……

蝉鸣,是整个夏天最平仄的抒情,当夏日的时光消逝不见时,早已有这声声的蝉鸣声,把我的心,网进这个音符遍地的汪洋里……

夏夜流萤

董国宾

蛙鸣在池塘浮起的时候,夏夜便在狂热的帷幔下浮躁起来。火辣辣的太阳隐去,酷暑却不肯如影随形,空气闷热而潮湿,似乎能拧出水来。暮霭下,树梢翘起脚尖,伸长脖子,试图挣脱炎热的裹挟。蛙鼓阵阵,百虫声声,敲打着苦夏的贝壳,砰然溅出丝丝幽幽。一粒粒星光,在飘忽的闪烁中,应时投来一个笑脸,洒下一片片快意,注入一份份和谐与宁馨。于是,季节便在张弛与紧凑、豪放与拘谨、湍急与舒缓的阡陌田畴里,驿动着浓淡两宜的节律。

在大自然的节律里,滚烫的夏夜,依然有丝丝凉意,夏夜萤舞,便是这样一阵清风。在童年记忆的碎片里,萤火虫,是草丛里飞来的花朵,将横冲直撞的炙热拦腰截断,开出一片小小的清凉天地。

树林里,草丛中,乡村的夏夜流萤飞舞,给夜色带来动感,增添几分阔朗。流萤,是快乐的舞者,用飘忽的鼓点,倾吐心声,诠释生命的灿然和灵动。似朵朵浪花,点点晶莹,在夏夜的梦魇里细语,用朗朗上口的诗句,撩开夏夜的衣羽,朦胧出一片夏夜的清凉。乡村的空气,飘逸着青草和泥土的气息,萤火虫翩翩起舞,忽明忽暗的萤光,与夜空闪烁迷离的星光交相辉映,让人看得痴迷,看得醉心。

流萤是夏夜神秘的精灵,与童年携手相伴。“萤火虫,打灯笼,飞到西,飞到东……”童谣在耳畔响起的时候,我思想的浪花,陡然间起舞于欢乐的童年。

村前有棵老槐树,夏天夜幕降临时,聚集在这里纳凉的妇女们喋喋不休地拉起了家常,叔叔伯伯们谈论着庄稼的收成和来年的展望,佝偻的老奶奶絮叨着过往的

故事,我和小伙伴却在自己的小天地里相约捕捉萤火虫。

那可是件快事。看着一个个绿莹莹的“灯笼”冉冉升腾,不言而喻的快乐填满了心胸。那样的时光里,退却了夏夜的燥热,无视蚊叮虫咬,视线里蓄满了欢乐。小小流萤,似缕缕丝线,纺织着童趣的帛衣。

走过老槐树,穿越村前的平凉地,来到不远处连成一片的草地里。一只、两只、三只……萤火虫轻盈地从草丛里飞出来,舞姿舒缓而空灵,如一双双柔软的小手,把一颗颗童心抓痒。我们唱着儿歌,嬉戏着,追逐着,掏出早已准备好的透明玻璃瓶,拿着竹扇,穿梭于草丛里。萤火虫忽上忽下,忽明忽暗,挑逗性地盘旋着。悄悄接近它们,将扇子轻轻一摇,便掉在地上,一只只被收拢起来,整个玻璃瓶通明闪光,眼前亮光一片,童年的心怀也随着忽闪的光亮明媚起来。更多时候,还是不愿让它们装进瓶子,而是喜欢伸出手掌,刻意让它们停在掌心,或驻足衣服发间,更为珍惜这份美丽的邂逅,人萤共舞,营造一份美妙的意境。

夏夜看萤,凉爽了身心,给人带来快慰,让人倍觉惬意。乡村夏夜,蛙鸣虫吟,萤光点点,赶路的夜行人,看着飞起的“灯笼”,我想,不管前方的路途多么遥远,夜幕如何漆黑,心里总会多一分自信。因为光明总会给人信心和希望,哪怕仅仅是微弱的一线。大概很多人会喜欢萤火虫,它安静、轻盈、空灵,不单是点缀夏夜,还能增添童心与浪漫,让人在往昔的追忆里,飞起一片思念,生出一份美好。萤火虫,岂止是一盏盏闪烁的“灯笼”,更是一段美丽的童年。